

# 《大毗婆沙论》之“心狂乱”考\*

李 薇<sup>○</sup>

**内容提要:**《大毗婆沙论》记载律藏有三种不犯,即苦痛、心狂乱、最初犯罪者不犯。但是现存律藏中却为四种不犯,即狂者、乱心、苦痛者、最初犯罪者不犯,与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的律藏之间存在矛盾。本文首先考察《大毗婆沙论》中与心狂乱相关的梵语,并调查这些梵语词在《阿含经》、律藏、阿毗达摩论书中对应的译语,及在注释书中的解释,发现这一矛盾可能是由于 ksīptacitta 译语的变化而产生的。

**关键词:**《大毗婆沙论》《俱舍论》律藏 心狂乱 不犯

**作者简介:**李薇,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,日本花园大学文学博士。

《婆沙论》作为说一切有部的论典,其中不只记载着毗婆沙师的论说,还记载了大量的其他部派的主张,如犍子部、西方诸师及大众部等,是研究部派佛教及阿毗达摩思想的重要资料。现存的《婆沙论》有三个译本,分别为苻秦僧伽跋澄翻译的节抄本《鞞婆沙论》(十四卷)、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(六十卷)、唐玄奘译《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》(二百卷)。其中玄奘本流通最广,内容也最详尽,通称为《大毗婆沙论》。

《婆沙论》中有大量律藏的引用,通过这些引用与现存律藏内容的对比,不但可以明确部派使用律藏的情况,还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律藏资料。是律藏研究的一个新方向,至今为止,主要成果有佐佐木闲的《婆沙論と律》及《学処解説の違ひから見た有部系律藏の系統分類》两篇论文。<sup>①</sup>

## 一、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心狂乱

《大毗婆沙论》在解释心狂乱时引用了律藏:

云何心狂乱乃至广说。问何故作此论?答为释契经毗奈耶故。如契经说:婆私瑟提婆罗门女丧六子故,心发狂乱露形驰走,见世尊已还得本心。毗奈耶说:室利筏蹉心狂乱故,行无量种非沙门法不顺法行。毗奈耶中又作是说:苦受所逼、若心狂乱及初业位皆无有犯。契经毗奈耶虽作是说,而不广辩,今为广辩故作斯论……<sup>②</sup>

这段记述承接《发智论》<sup>③</sup>而来,说明了解释心狂乱的原因:《阿含经》和律藏都有心狂乱的记载,《阿含经》记载婆私(Vasiṣṭhi)失六子发狂,律藏有室利筏蹉心狂乱做恶行的故事,还有“苦受所逼、心狂乱、初业位皆不犯”<sup>④</sup>的记述,但是《阿含经》与律藏中却没有详细解释心狂乱,所以《大毗婆沙论》(或《发智论》)才加以解释。

\* 本文系第6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“律藏与阿毗达摩文献的研究”(2018M641107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佐佐木闲:《婆沙論と律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49—1,2000年;《学処解説の違ひから見た有部系律藏の系統分類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65—2,2017年。

② 《大正藏》第27册,第658页。

③ 《大正藏》第26册,第981页。

④ 不犯是指比丘的免罪条件,这些条件下的比丘即使有犯罪行为,也不会被判定为有罪。

这里记载律藏有“苦受所逼、心狂乱、初业位”三种不犯，但现存六部律藏中皆为四种不犯：最初（*ādikammika*）、狂（*ummattaka*）、乱心（*khittacitta*）、苦痛者（*vedanāṭṭa*）不犯。<sup>①</sup> 矛盾体现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心狂乱与现存律藏的狂与乱心之间。

上面的引文中，心狂乱共出现四处：（一）云何心狂乱。（二）举阿舍婆私例。（三）举律藏室利筏蹉例。（四）举律藏三种不犯，舍心狂乱。本文首先根据《俱舍论》的梵文本推测第一处心狂乱的梵语；其次，查找第二、三处的经、律引用来源，进而确定与心狂乱相关的梵语及在各文献中的对应译语；再次，整理《俱舍论》中心狂乱相关的梵语及译语，并考察这些词在巴利注释书中的解释；最后，探寻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。

### （一）云何心狂乱

《发智论》《大毗婆沙论》《俱舍论》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》等阿毗达磨文献中都能找到心狂乱的解释，各文献中虽有详略之分，解释的内容却是大致相同的。《发智论》中最为简单，只记载了心狂乱的分类；《大毗婆沙论》中记载了为何解释心狂乱、心狂乱的分类、心狂乱与散乱的区别等，内容较《发智论》详细；《俱舍论》等其他文献中，也有对应之处，记载了心狂乱的分类、心狂乱与散乱的区别，这些内容最为详尽。<sup>②</sup>

所以，《大毗婆沙论》虽已不存梵本，但参考《俱舍论》梵文本，我们可以推测其中心狂乱的梵语。

《俱舍论》对应处的译语为心狂，梵语为 *cittakṣepa* 或 *kṣiptacitta*。*kṣepa* 词根为  $\sqrt{kṣip}$ ，本为扔、抛之义，与 *citta* 合用可表示精神陷入分散、混乱的状态<sup>③</sup>。

另外，《发智论》的另一个版本《阿毗昙八犍度论》中亦有对应解释，其中译语为心乱<sup>④</sup>，而 *kṣiptacitta* 一词对应《巴利律》的 *khittacitta*，汉译律中正是将其译为心乱、乱心，与《八犍度论》一致。

综合以上两点，可以推断《大毗婆沙论》此处心狂乱的梵语可能为 *cittakṣepa* (*kṣiptacitta*)。

### （二）《大毗婆沙论》中引用的婆私故事

《大毗婆沙论》中引用的婆私故事在汉译《杂阿含经》、《别译杂阿含经》、三本《婆沙论》中都能找到相应记载。婆私因连续失去六个儿子，忧伤过度，导致精神错乱，后来听佛陀说法才恢复正常意识、成为优婆夷。《杂阿含经》及《婆沙论》现已不存对应的梵文原本，不能直接确定故事中描写婆私心发狂乱的梵语，但是在称友《俱舍论疏》中能找到对应的引文，其中描写婆私发狂的语句为：

tena khalu punaḥ samayena vasiṣṭhasagotrāyā brāhmaṇyāḥ ṣaṭ putrāḥ kālagatāḥ. Sā teṣāṃ kālakriyāya nagnonmattā kṣiptacittā tena tena anuñḍan-tī yena mithilāmraṇaṇaṃ tenopasaṃkrāntā.<sup>⑤</sup>

在《别译杂阿含经》中都能找到对应的译文：

一时，佛在弥絺罗国庵婆罗园。尔时，婆私吒婆罗门女新丧第六子，为丧子故，心意错乱，

① H. Oldenberg, ed. *Vinayapīṭaka*, vol. 3, London: Routledge & Kegan Paul, 1984 [1881], p. 33.

② 李薇：《〈十誦律〉雜誦における“狂心”等の解釈》，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65—1，2016年。

③ Margaret Cone, *A Dictionary of Pali*, pt. 1: a-kh, Bristol: Pali Text Society, 2001, p. 765.

④ 《大正藏》第26册，第853页。

⑤ Investigator: Fumio Enomoto, *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: Indic tex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as found in the Sarvāstivāda-Mūlasarvāstivāda literature*, Kyoto: Kacho Junior College, 1994, p. 36.

裸形狂走，渐走不已，至弥絺罗庵婆罗园。<sup>①</sup>

两种文献对比来看，nagnonmatta 对应译语为裸形狂，kṣiptacitta 为心意错乱，两者并列使用来描述婆私的精神错乱状态。另一个版本《杂阿含经》对应处为“念子发狂，裸形被发”<sup>②</sup>，与梵文的对应关系不如《别译杂阿含经》明确。

在《大毗婆沙论》第八十三卷亦引用了婆私故事<sup>③</sup>，《鞞婆沙论》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中也有对应记载。这些文献描写婆私精神状态的用语可整理如下：

文 献	对应词语
《俱舍论疏》中《阿含经》引文	nagnonmattā kṣiptacittā
《别译杂阿含经》	心意错乱，裸形狂走
《杂阿含经》	发狂，裸形（被发）
《鞞婆沙论》	意乱生狂，裸形而走
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	羸形狂走
《大毗婆沙论》心狂乱处	心发狂乱，露形驰走
《大毗婆沙论》第八十三卷	心遂狂乱……露形驰走

通过上表可知，依称友疏，《杂阿含经》中描写婆私精神错乱的梵语为 nagnonmatta kṣiptacitta，《别译杂阿含经》对应汉译为“心意错乱，裸形狂”。三本《婆沙论》中婆私故事应都引自《杂阿含经》，但用语并不一致：《鞞婆沙论》与《别译杂阿含经》一致，推测其梵文应是 nagna（裸形）unmatta（狂）kṣiptacitta（意乱）；《阿毗昙毗婆沙论》中的“羸形狂”应是 nagna-unmatta，似乎并不包括 kṣiptacitta 一词，这又与汉译《杂阿含经》有类似之处；而《大毗婆沙论》用语为“心发狂乱，露形驰走”，其中心发狂乱对应的梵语应与 unmatta（狂）与 kṣiptacitta（心意错乱）相关。

另外，在《中阿含经 爱生经》<sup>④</sup>中，也有类似的记述，对应经典为 *Majjhima Nikāya* 的 *Piyajātikasuttaṃ*。对比两文献，会发现 *Piyajātikasuttaṃ* 与称友疏引用的《杂阿含经》相同，用来描写失去亲人导致的精神错乱的词语为 ummattika khittacitta，<sup>⑤</sup>《中阿含经》中 ummattika 对应译语为发狂，khittacitta 为心大错乱，与《别译杂阿含经》译语相同。

### （三）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的室利筏蹉的故事

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的室利筏蹉心狂乱行恶行的故事，出自律藏的不痴毗尼。如《十诵律》中，名为施越的比丘“痴狂心颠倒故，多作不清净、非法、不随顺道、非沙门法”，恢复神智之后被众比丘非难，于是世尊允许他向僧伽乞不痴毗尼，以恢复他比丘的权利，且不再被非难。<sup>⑥</sup>

① 《大正藏》第2册，第405页。

② 《大正藏》第2册，第317页。

③ 《大正藏》第27册，第429页。

④ 《大正藏》第1册，第801页。

⑤ R. Chalmers, ed. *The Majjhima Nikaya*, vol.2, 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77 [1896], p. 108.

⑥ 《大正藏》第23册，第143页。

各律不痴毗尼及《大毗婆沙论》中描写比丘精神状态的记述整理如下：

文献	描写比丘精神状态的词语
《巴利律》	ummattakena cittavipariyāsakatenā
《四分律》	癡狂心乱
《五分律》	狂病
《十诵律》	狂痴心颠倒
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》	癡狂乱意痛恼所缠
《摩诃僧祇律》	狂痴病
《大毗婆沙论》	心狂乱故

就用语来讲,《巴利律》《十诵律》都为痴狂心颠倒,巴利语为 *ummattaka cittavipariyāsakata*,梵语应为 *unmatta cittaviparyāsa*,其中 *ummattaka* 对应《十诵律》狂痴;《四分律》只列举了癡狂与心乱,对照《巴利律》可知梵语应为 *unmatta kṣiptacitta*;《五分律》与《摩诃僧祇律》一致,为狂(痴),梵本应为 *unmatta*;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》则列举了癡狂(*unmatta*)、乱意(*kṣiptacitta*)、痛恼所缠;只是《大毗婆沙论》的心狂乱一词,与各律藏的对应关系并不明确。

由以上可知,与《大毗婆沙论》第二、三处中心狂乱相关的梵语有 *unmatta* 与 *kṣiptacitta*,而在《阿含经》与律藏中,*unmatta* 对应译语为狂,*kṣiptacitta* 为心意错乱或心乱等。

## 二、《俱舍论》与巴利注释书中的 *kṣiptacitta* 与 *unmatta*

《俱舍论》有真谛译本与玄奘译本,两译本中与 *cittakṣepa* (*kṣiptacitta*) 相关词语及译语可整理如下表<sup>①</sup>：

梵文本	真谛译	玄奘译
<i>cittakṣepa</i>	癡狂;心癡;心癡乱	心狂
<i>cittaṃ kṣipyate</i>	癡乱;心癡乱;狂乱心;心狂乱	心狂
<i>cittaṃ kṣepayanti</i>	散坏(他)心	令(他)心狂
<i>kṣipyate</i>	癡乱	心狂
<i>kṣipta</i>	癡狂;狂乱	狂
<i>citta kṣipta</i>	心狂乱	心狂
<i>kṣiptacitta</i>	狂乱	狂

通过上表可知,真谛本中,对  $\sqrt{kṣip}$  的各种变型的翻译并不统一。相比之下,玄奘则自始至终将  $\sqrt{kṣip}$  的各种变型翻译为狂,*cittakṣepa* 为心狂。

① 下面《俱舍论》的梵文皆出自于 P. Pradhan ed., *Abhidharmakośabhāṣyam of Vasubandhu*, Patna: K.P.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, 1967, pp.233-234; 真谛译《俱舍论》皆引自《大正藏》第29册,第239页;玄奘译《俱舍论》皆引自《大正藏》第29册,第82—83页。

同时,《俱舍论》中也出现了 unmatta 一词,两个版本的译语皆为狂。如下:

deveṣvapi hi devā unmattāḥ santi prāgeva manuṣyatiryakpreteṣu|

[真]何以故。于天中亦有狂天。何况于人畜生鬼神道中。

[玄]谓欲天心尚有狂者。况人恶趣得离心狂。

可以说,《俱舍论》中,关于 unmatta 一词的翻译与《阿含经》、律藏相同,都译为狂。关于 cittaḥṣepa 及 √kṣip 的翻译却与《阿含经》、律藏不同,真谛将其译为狂乱、癫狂或癫乱,玄奘则译为了心狂。下面我们再来看巴利注释书对两词的解释。

首先,《长老尼偈》(Therīgāthā)中也出现了婆私的故事,如下:

puttasoken'ahaṃ aṭṭā khittacittā visaññinī

naggā paṅṅakesī ca tena tena vicāri'haṃ.<sup>①</sup>

此处对婆私精神状态的描述仅为 khittacitta。遗憾的是没有对应的汉译,我们不能确定 khittacitta 译语为何,但值得注意的是,《长老尼偈》的注释书中以 ummāda 来解释 khittacitta,认为 khittacitta 是由 sokummāda 而引起的<sup>②</sup>。可见,此注释书中两词互为解释,区别并不明显。

其次,《巴利律》注释书 Samantapāsādikā (以下 Sp)中也有对两词的解释:ummattaka 是胆汁(pitta)引起的 pittummatta, khittacitta 为夜叉(yakkha)引起的 yakkhumatta。同时,胆汁引起的狂(pittummattako)是连续状态的、不能恢复的;由夜叉引起的狂(yakkhumattako)有时可以恢复。<sup>③</sup>

值得注意的是,Sp 在区别 ummattaka 与 khittacitta 的同时,却将两者都划为 ummattaka 的范畴之内,而且这一解释与《巴利律》伽伽比丘的事例是矛盾的。《巴利律》中伽伽比丘发狂(ummattako),但是后来仍恢复了神智。若依 Sp 对 ummattaka (pittummatta)的解释,伽伽比丘则是不能恢复的。

另外,关于两词的解释,Sp 与阿毗达摩论书之间存在相似之处。

1. 非人显恶色。Sp 中,依“kira”(听闻)将 khittacitta 解释为两类,一是夜叉示恐怖像使人发狂;二是夜叉将手从人的口中伸进碾破心脏导致人发狂。阿毗达摩论书中,如《发智论》解释心狂有四类,其中有一类就是非人现恶色导致人发狂,与 Sp 相同。

2. 胆汁导致人发狂。Sp 将《巴利律》的 ummattaka 解释为由 pitta(胆汁)引起的狂,《俱舍论》中也有以体内的风、热、痰(vātapittaśleṣman)为例的解释,其中就包括 pitta。只不过 Sp 中,以 pitta 来解释的是 ummattaka,而在《俱舍论》中,则是用来解释 kṣiptacitta。

可以说,在《阿含经》中,unmatta 与 kṣiptacitta 一起使用,用来形容悲伤导致的精神错乱,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与区分。律藏中也只是简单的列举两词,并没有详细说明。《长老尼偈》注释书用 ummāda 来解释 khittacitta。而唯一详细解释并区分两词的是 Sp,但这些解释与区分不仅与律藏本身存在矛盾,与阿毗达摩论书之间,也存在交错重复的问题,显然这些解释缺乏合理性。

① H. Oldenberg and R. Pischel ed. *The Thera- and Therīgāthā*, second edition with appendices by K.R.Norman and L. Alsdorf, 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66, p. 136.

② William Pruitt ed., *Therīgāthā-aṭṭhakathā*, 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98, p.121

③ J. Takakusu and M. Nagai ed., *Samantapāsādikā(Vinaya-aṭṭhakathā)*, vol.1, London: Pali Text Society, 1924, pp. 269-270.

### 三、结论

从译语来讲,汉译《阿含经》中 unmatta 译为狂, kṣiptacitta 译为心(大)错乱;律藏中 ummatta 译为狂、痴狂, khittacitta 译为乱心、心乱;《俱舍论》中, unmatta 被译为狂,而 kṣepacitta (或 kṣiptacitta) 则被译为癫狂(真谛本)、或心狂(玄奘本)。其他阿毗达摩文献对应之处的译语则分为两种情况:《八犍度论》《鞞婆沙论》延续了《阿含经》的译语,译为心乱或意乱,《发智论》《大毗婆沙论》等却译为心狂乱。

问题在于为何《俱舍论》等文献没有使用《阿含经》的译语,反而将 kṣepacitta (kṣiptacitta) 译为了心狂?

笔者认为是为了区别 vikṣipta (散乱)<sup>①</sup> 一词,才产生了心狂这一新译语。《俱舍论》中有 kṣiptacitta 与 vikṣipta 的四句区别,现将玄奘本内容与对应梵语词列举如下:

如是心狂对于心乱应作四句,谓有心狂 (cittam kṣiptam) 而非心乱 (vikṣiptam),乃至广说。狂非乱者,谓诸狂者不染污心;乱非狂者,谓不狂者诸染污心;狂亦乱者,谓诸狂者诸染污心;非狂乱者,谓不狂者不染污心。<sup>②</sup>

即 cittakṣipta (心狂) 与 vikṣipta (心乱) 的区别在于是否为染污心,狂为不染污心,乱为染污心。

此四句区别亦见于《大毗婆沙论》《杂阿毗昙心论》《顺正理论》《阿毗达磨藏显宗论》,内容皆相同。其中《顺正理论》《显宗论》与《俱舍论》相同,自始至终皆使用心狂一词;但《杂阿毗昙心论》却有所不同:在没有论述四句区别之前,《杂阿毗昙心论》中使用了心乱一词,这与《阿含经》、律藏等一致,但是到了论述四句区别之处,却开始使用心狂乱一词,以区别于散乱。<sup>③</sup>

另一方面,我们可以假设在这四句区别中,如果依旧像《阿含经》与律藏那样,将 kṣiptacitta 一词译为心意错乱或乱心的话,那么将无法区别于 vikṣipta 的译语散乱。同时,又因为 kṣiptacitta 常与 ummatta 连用表示人精神狂乱的状态,所以将 kṣiptacitta 译为心狂(乱)亦无不可。

也就是说,就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的各文献而言, kṣiptacitta 的译语有两种,一种为《阿含经》与律藏中所使用意乱、心乱等,一种则为《发智论》《大毗婆沙论》《俱舍论》中新出现的译语心狂(乱)。

那么,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律藏中的心狂乱(第四处),究竟是受新译语的影响,仅为 kṣiptacitta 的译语?还是为心乱(kṣiptacitta)与狂(unmatta)的合译?

首先,假设如果只是 kṣiptacitta 的译语的话,就意味着存在写有三种不犯的律藏资料。只是现存律藏资料中皆为四种不犯,在没有其他辅助资料来证明的情况下,这一可能性很小。

其次,假设是译者将心乱(kṣiptacitta)与狂(unmatta)两词合译为了心狂乱,而通过前面的考察,我们已知为了区别于 vikṣipta 一词,《发智论》《大毗婆沙论》《俱舍论》等文献中,使用了 kṣiptacitta 的新译语心狂乱。那么可想而知,即使《大毗婆沙论》此处引用律藏中为 unmatta kṣiptacitta,而将其直译为“狂、心狂乱”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。因为新译语心

① vikṣipta 为精神状态不集中之意。参惟善:《试析说一切有部的三摩地与散乱》,《中国佛学》第28期,2010年;[日]须良彦:《心乱·心狂乱·掉举:〈发智论〉と〈大毘婆沙论〉を中心として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60—1,2011年。

② 《大正藏》第29册,第83页。

③ 《大正藏》第28册,第960页。

狂乱中已经包含了 unmatta 的译语狂。虽然此处仍可以按照《阿含经》、律藏的惯例，分别将 unmatta 译为狂，kṣiptacitta 译为心乱，但这样的话，就出现了 kṣiptacitta 译语前后不一致的问题。而将两词合译为心狂乱，则即能准确表达出两词的意思，又不会导致译语前后不一致或重复翻译等问题。

也就是说，《大毗婆沙论》此处虽只写了心狂乱一词，却很有可能为 ummattaka kṣiptacitta 两词的合译。

另外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佐证来验证这一假说。《阿毗昙毗婆沙》中有三处失念（或不失念）的记载，其中列举了狂或心乱。《大毗婆沙论》中也有对应的记载。相关资料如《阿毗昙毗婆沙》：“失念者，若狂、心乱、为苦所逼。尊者和须蜜说曰……。”<sup>①</sup>《大毗婆沙论》：“忘者，谓心狂乱、苦受所逼。尊者世友说曰……。”<sup>②</sup>

对比来看，《阿毗昙毗婆沙》中写有狂与心乱两词，推测其梵语为 unmatta kṣiptacitta，但《大毗婆沙论》中却仅为心狂乱；又因为两文献此处的梵文应是相同的，所以可以推断是《大毗婆沙论》将梵语两词合译为了心狂乱，才导致了这种表述上的矛盾。

综上，我们认为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的律藏与现存律藏之间的矛盾也与此相同：为了区别 vikṣipta 一词，kṣiptacitta 有了新译语心狂乱。而在翻译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的律藏的时候，因为 kṣiptacitta 新译语已包含 unmatta（狂），进而直接将两者合译为心狂乱，所以才出现了这一看似写有三种不犯的律藏资料。

律藏与阿毗达摩的比较研究，一直以来都是以调查两文献群之间的影响关系为中心。本文则是从译语的角度，对比两个文献群，发现了 kṣiptacitta 一词的译语在《阿含经》、律藏、阿毗达摩论书中存在变化，并尝试追溯变化产生的原因，从而解决了《大毗婆沙论》引用律藏与现存律藏之间表述上的矛盾。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，可以为佛典汉译史等方面提供一些参考价值。

（责任编辑 周广荣）

① 《大正藏》第 28 册，第 44 页。

② 《大正藏》第 27 册，第 58 页。